

高云光 著

# 十字沟

陝西人民出版社



进入十月，秋雨就下个没停。算来已经半个多月了，太阳连面也懒得露一回，屋檐的瓦沟整日家滴滴答答得让人心烦。村子里的几条道路上，尽是大大小小的水坑和腐烂霉臭的柴草，简直无处下脚。狗丢家的院子里，长着十几棵歪歪扭扭的泡桐树。平日里就阴森森的，逢着这阴雨天，更是黑乎乎的，像一座断了香火的古庙。偌大一个院落，只有靠西边的两间破厦房，住着狗丢和猫女小两口。进得屋来，除了一面土炕，一张大约是狗丢奶奶结婚时陪嫁的早已缺了一条腿的板柜，什么家具也没有了。一年到头，几乎没有第三个人踏进这座死气沉沉的院落。

这里原本是财东家喂牛的地方，土改时分给了狗丢他大。这里人把父亲叫“大”，大约是从“大人”转化而来的。四十多年过去了，而今背墙已经裂了缝，透过半尺宽的墙缝，白天可以看见太阳，夜里躺在炕上就可以看着月升月落。躺在炕上的狗丢自言自语，实在分辨不出是自嘲还是自得。“啊！谁家屋里能有这一线天？”雨水顺着墙裂缝流下来，早已斑驳的墙皮，又一次被浸泡得一片一片往下掉。狗丢的媳妇猫女，正坐在狗丢的脚头纳鞋底。她听见狗丢又说“一线天”，没好气地顶了一句：“等着，一线天变成了一片天，你就不得能了！”

猫女的大名叫史梅丽，可是这十字沟的老老少少开口闭口都叫她猫女。晚辈的喊她婶子时，前面仍然要冠上“猫女”两个字，就成了猫女婶子。那些和她年岁相仿的小伙子，把“猫女”像是吊在嘴上，有事没事都要喊声“猫女”。喊着喊着就变了调，“猫女”变成了“猫溺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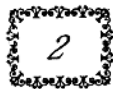
“猫溺儿嫂子，今天吃的啥好饭？”

“去你妈的，你妈才是‘猫溺儿’！”

对方做个鬼脸，故意用手把鼻子一捂，回敬一句：“这猫溺就是臊！”然后笑着跑开了。

猫女的娘家在半截沟村，距狗丢家的十字沟村只隔着一道梁，解放初这两个小山村曾合并为一个行政村。一个村的乡党爷们，要么是同族子侄，要么是亲戚串串，所以谁家的帮子长底子短，大家都清里清楚。自打猫女在她妈怀里吃奶时，村里人就开始叫“猫女”了，虽则说如今三十大几了，按照先叫后不改的习俗，史梅丽始终没有叫开来。

猫女她大叫史旺财。据说旺财他大就穷得叮当响，盼望儿子长大了发家致富，就给他起了“旺财”。可是到旺财成人以后，日子过得更穷了，三亩坡地卖了，几间瓦房今天拆一间明天卖一间，解放时已经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户了，一个人住在史家祠堂里。三十七八岁的人了，还是个光棍汉。别说掏不起彩礼订媳妇，就是谁家把姑娘白给他，他连个窝槽也没有。



土地改革的那年，旺财当上了村农会的委员，分得了地主家的两间新瓦房，连带房后的二亩八分好地。然而游荡惯了的旺财，依然是东家混午饭，西家蹭晚饭。这女人没了男人，家还是个家；这男人没了女人，有家也是没家。狗丢的大叫贾福祥，当时也是个“单干户”，村农会委员，与史旺财又是昔日赌场的搭档，两个光棍汉很自然地就同吃同住了。

史旺财摇宝盒子的本事那是远近闻名的，要单出单，要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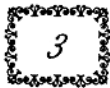
双，要红拐是红拐，要黑拐是黑拐。有一回在关帝庙的庙会上，他连续摇出了十八个黑拐，把十里八乡的赌家都摇得瞪起了眼睛。那一回，贾福祥就是他的搭档。他那洪亮而浑厚的嗓音，招来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赌家和看宝场的四乡农民。

“唉……押了，红拐地押了！”

“唉……押单押双随你便，关金票子现兑现！”

贾福祥也有他的绝活。他不用算盘，三位五位的加减乘除，只要把那双眯眯眼吧嗒吧嗒挤两下，就会一口报出数字，斤两升合不差。在赌场上他唱收唱付，赌家在赔付账上绝对不用担心。按说那一场赌博他俩赢了不少，回家置几亩地或者娶个媳妇是足够了。没想到来了一伙伤兵，不仅赢的钱被抢了个精光，两个人还被伤兵的拐子打得鼻青脸肿。

如今是禁赌了，但艺不压身，两个人的本领又派上了新的用场，这就是监视地主富农的活动，清算地主富农的财产，丈量他们的土地山林。十字沟里的人自古以来就瞧不上这类“轱辘子客”。尽管山里人穷，十个就有九个半目不识丁，孔孟那一套不知从什么地方竟渗到了他们的骨子里，开口闭口“饿死事小，失德事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但此时此刻他们却离不了这些在他们看来是无德无操的人。只有他们才天不怕地不怕，工作组的同志也最信任他们。所以旺财和福祥从此就成了村里的红人。



那天，到土改工作组开完会已经半夜了，两个光棍汉虽然都分得了新房，但依然是冰锅冷灶，两个人便挤在狗丢和猫女现在

睡的这面炕上。

“旺财兄弟，光棍苦呀！人常说‘婆娘家’，这没个婆娘就不是一个家。”贾福祥叹息着。

“你老哥比我强呀，好坏还有个牛蛋他嫂子……”旺财不无羡慕地说。

提起牛蛋的嫂子，贾福祥的心里就像猫抓一样。“唉，不提了，都怨我太性急！人家说她不在后院挂裹脚布，就让我别去。那天黑里我实在耐不住了，就翻墙进去了。他妈的，偏不偏把鸡窝踩塌了，惹得鸡飞狗叫。还没有摸到炕沿子，就挨了牛蛋子的几顿棍！咱光棍了半辈子，先人的坟在沟道里还是坡塄上都不知道，又没儿没女的，怕个毡。只是那寡妇人家羞脸大，寻死觅活。吹了，妈的个×！”贾福祥用力地拍打着炕沿子，好像这炕沿儿就是那炕沿儿。

这天夜里，两个光棍兄弟一宿未眠，从张家村的姑娘说到李家村的寡妇，回味着一桩桩偷情得手的幸福和欢快，也叹息着娶亲无望的酸楚。第二天一大早，两个人就去找工作组的杨组长，诉说他们只翻了“半边身”的苦处。杨组长是从城里来的人，信息自然灵通，两张纸条就让他们一人领回一个婆娘来了。

原来，政府前不久采取突击行动，一夜之间查封了省城里的所有妓院。那些开妓院的老鸨们一个个关进了看守所，以卖淫为生的妓女们，统统收容到新成立的妇女教养院。教养院里那些早已与家人离散，无家可归又年老色衰的妇女，手无缚鸡之力，身无一技之长，找个能养活她们的男人就成了她们此刻最大的也是最急迫的心愿。旺财和福祥拿着土改工作组的介绍信，他们又比从没有离开过山村的农民能说会道，便一人领回来了一个。村里人听说他俩一人领了一个窑姐儿回来，便纷纷议论开来。旺财

和福祥可不管你议论不议论，只要夜里有个热被窝白天有碗煎汤水，大家闺秀和窑姐儿都是一样的。就像那人见人爱的票子，下苦赚来的赌博赢来的撬门扭锁偷来的，不都一样可以买粮食填饱肚皮买衣裳防寒遮丑吗。村里人说起窑姐儿来，摇头咧嘴捂鼻子，可他们又感到很稀奇，一种猎奇的心理又不断地引诱着他们，许多人有事没事都要找个借口到旺财和福祥的屋里走一遭，为的是看看窑姐儿究竟是个啥样子。所以两个光棍汉新分得的屋子里，曾出现过一阵子热闹日月。

有天夜里，屋檐下几只猫儿没死没活地嘶叫起来，那刺耳的叫声把旺财媳妇从梦中聒醒了。她以为猫儿在咬仗，便轻轻地把窗纸舔了个小窟窿儿，猫着身子趁着月光看热闹。原来那是猫儿嘶春。春天的阳光暖融融，可是到了夜里，寒气依旧料峭刺骨。她却似乎感觉不到从窗缝透进来的寒气，越看心里越热乎，以致勃发起强烈的性的欲望。就在这一夜，她怀上了这个独生女儿。妓女从良后最大的心愿就是生儿育女。只有生儿育女才能使她们在这个家中扎下根儿，老来才能有个依靠。这个脸上有几个麻点的女人，相信这是猫神赐给她的福祉，“猫女”这个亲昵的称呼就这样诞生了。



从一九六三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史旺财和贾福祥便日渐失去了老贫农的政治优势。自从毛泽东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以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像一张大簸箕，收容的面越来越宽。运动一开始，斗争的对象自然还是十多年前划定的地主富农分子，很快“四不清干部”被收进去

了，再后来“坏分子”也被认定为阶级敌人。到了“文化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被扩大到阶级敌人的阵营中来了。

旺财和福祥的老婆当过妓女，自然是“坏分子”了。有人说她们已经从良十多年了，可社教工作队和“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都说，“历史反革命”是反革命分子，“历史坏分子”当然也是坏分子。这两个可怜的女人，被红卫兵一次又一次押解着沿村游斗。她们原本已经间白的长发，被红卫兵剪得像一窝乱草，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身旁围着许多尚不懂得人生辛酸的孩子，口水、泥巴、草枝、树叶像落雪一样撒满了她们的浑身上下。那些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的农民造反兵团的勇士们，隔三差五勒令两个“坏分子”到他们的团部，强迫她们交代在妓院生活的鳞鳞爪爪。他们用最下流的话语嘲弄她们，彼此嬉笑着。两个女人悲惨的命运，竟成了下一代人取乐的材料，用他们的话说，这比看样板戏还过瘾。人性就这样被疯狂的兽性吞噬了。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猫女已长成二十岁的大姑娘了。

姑娘长到二十岁，正像节气过了清明，春情浓浓，浓得连长年藏身在山拐角石头缝中的藻类植物也按捺不住，争先恐后地挣出那贫瘠而轻薄的土层来拥抱这稍纵即逝的春意。可旺财家春意盎然的姑娘却无人问津。夜深人静之时，从猫女的房子时不时传来隐隐的啜泣声，仅一墙之隔的爹娘，也是你短嘘一声，他长叹一声。是啊，谁家儿子愿意娶一个窑姐的女儿！一家三口都为这样一个现实苦恼伤心，然而谁也不愿把它说出口，只能用这一声声隐泣和长嘘短叹沟通彼此无可奈何又痛苦熬煎的心灵。

狗丢比猫女小半岁，按照十字沟人的习惯，也应该说是二十岁了。和狗丢同年的或者还要小一岁两岁的男孩子，大都订下了媳妇，或者父母正在张罗着给儿子相亲。只有狗丢爹贾福祥没有

动静。狗丢娘难免要念叨几句，可贾福祥一句话便顶回去了。

“你能掏出来二百四十块钱的彩礼?!”

贾福祥家的日子那就别提了，夏粮吃不到秋收，秋粮接不上麦收，到了困三、二月，往往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社教运动以前，他凭着老贫农、老农会的政治优势，先前的合作社，后来的公社里，每年咋说也要照顾他些粮食和救济款。虽说他一年到头闲转的时候多，下地的时候少，可工分从不少记。这样一来，在那个普遍贫困的年代，贾福祥家的光景还算是好一些的。自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他也和地主、富农降到了一个等级，不仅往日的特权没有了，把日头从东边背到西边，拉屎尿尿都要抽空儿地干个不歇气，连个中农成分的妇女的工分也赶不上。这悲惨的命运一旦有了开始，便没了结尾。你想，贾福祥的日月能不艰难吗？这以前，他曾暗暗庆幸过他大给他起了个好名字，福满祥到。当他沦落到与他曾经专政过的地主、富农一个行列之中以后，他又抱怨起他大不该给起这个“福祥”的名字，——天机一旦泄漏，难免福去祸来。

这时土地已经下户了，公社不再割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了，十家就有八九家都在自家的后院里养起猪和羊来了，给猪羊拔青草就成了十字沟人每日的功课。提着草笼的史旺财和贾福祥在村东的狼窝沟沿上相遇了。两个自幼玩耍又有着相同命运和共同遭际的老人，自然格外亲切。就像几十年前睡在一面炕上诉说光棍苦那样，他们一边拔草，一边诉说着各自的艰难。就在这诉说中，这两个老人便从赌友而战友而儿女亲家了。



“起来，睡死你了！”猫女用脚狠狠地蹬了几下三折子睡在炕那头的狗丢，“不抢节令把麦子种上，明年喝西风呀！”

这人嘛，往往都有个贱毛病，越富越想发，越发就越没个足尽，以致害下了个克财病。这人越穷就越心衰；心衰了，连说话走路似乎都成了多余的。十字沟把这后一种人叫“老牛卧犁沟”。狗丢虽然三十刚过，却成了村里有名的八鞭子打不起来的老牛。包产到户已经好几年了，大多数人家好歹都攒下了一点粮食，可狗丢家依旧是寅吃卯粮，东揭西借。他丈人旺财老汉一提起他这个宝贝女婿，不是摇头就是跺脚。

“还想吃救济粮是不是？老皇历不顶用了！”猫女说着说着上了气，抡起手中的鞋底子，照准狗丢的屁股，啪啪啪就是几下。

狗丢从炕上爬起来，没敢吱声，一边揉着屁股，一边斜瞪了猫女几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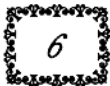
“瞪你娘的尻蛋子！姑奶奶前世造了啥孽，嫁给你这个没出息的货！”

狗丢穿上鞋，慢腾腾地走到房门口，猛一回头。“喂个鸡都会下蛋，喂个你，连个软蛋也生不出来！”狗丢憋在心里许多年的一句话，终于喷出来了。说着，他一只脚已经跨出了门槛儿，屋里突然“咚”的一声。狗丢知道那是猫女跳下了炕，他头也没敢回撒腿就跑。院子里到处是沉积多日的桐树叶，经雨水浸泡，湿溜溜地滑。狗丢还没跑几步，竟摔了个背朝泥土面朝天。已经追到房檐台上的猫女，高兴得直拍手。

“天报应，天报应！不知好歹的货，要不是老娘我东跑西揽张

罗，你娃连条裤子都穿不上！”

狗丢早已跑得没踪影了，猫女还一个人靠在门框上。她掐着指头从东沟数到西沟，从南沟数到北沟，似乎哪一家的光景都比自家好。忽然邻家的几只母鸡从早已倒塌了的院墙豁口跑过来，它们用爪子扒拉着歪脖子树下的烂树叶，啾啾地啄食着烂叶下成堆的西瓜虫。看见了鸡，猫女又想起狗丢刚才骂她“母鸡不生蛋”的话来。她一弯腰，从檐台下抓起一把黏泥，向鸡群狠狠地摔去。



“嗯呀，大妹子和谁在生气呢？”猫女正要开口骂这一群鸡，以宣泄心中的闷气，西沟的兴旺笑嘻嘻地推开了那扇用树枝条捆绑成的临街门。

别看猫女在家里像只老虎，处骂起狗丢来，轻则日娘叫老子地骂上一顿，重则扫帚把、擀面杖一齐上。狗丢一见猫女脸色有变，不是像老鼠见了猫，慌忙溜走，就是打趣赔笑。这种场面，你只能在《二十四孝图》上看到，那就是老莱子嬉亲那一幅。可走出树枝街门，她立马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见了十字沟的老老少少，老远便打招呼，问吃问喝。如果你手里提着重东西，猫女就笑盈盈地快走几步，帮你抬着；如果你架子车拉着粪土粮食之类的重行李，猫女一定会帮你推过她门前那段小土坡。所以十字沟上下都称赞猫女是个贤慧媳妇。同时，不争气的狗丢也就成了众人谴责的对象。

猫女向前走了两步，笑着说道：“院子路滑，你可千万小心点儿。”她把兴旺迎进屋子，东瞅瞅西看看没个可坐的东西，只好让

到自己的炕沿上坐下。

“狗丢兄弟……”

“又野去了。一年到头赚不来一毛钱，不是东游西逛，就是在炕上挺尸。唉，懒病害得深沉了！”说到狗丢，猫女便克制不住整日价搅得她心烦意乱的怨气。

在市场上做了好几年小生意的兴旺，其他未必有很大长进，但察言观色，看客下面，顺水推舟，顺毛扑拂这一套迎合顾客心理的本事，那可是见长了。他马上接住猫女的话茬儿便说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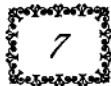
“这也难怪大妹子生气，狗丢兄弟也就是懒了些。眼目下时兴开放搞活，只要走出咱这沟口就是钱。就说你哥我吧，小学都没念完，咋能和狗丢兄弟比，人家好坏还念了几年中学。只要手脚放勤快些，天天都有进纹，一年四季不缺小钱花呀。”

兴旺这几年确实是兴旺了。他早起到批发市场去逛上百十斤韭菜、蒜苗之类的青菜，赶到三十多里外一家工厂的福利区零售，哪天不赚个十块二十块的。中午过后，他腰里揣上百十块钱人民币，轻快地踏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杆秤，嘴里哼着小曲又回来了。

一辆车子一杆秤，跟着小平闹革命。

车轱辘转的欢，腰里钱叫唤。

秤杆两头闪，不缺吃和穿。



眼睁睁看着兴旺日益胀起来的腰包，猫女也和十字沟的许

多女人一样，打心眼里羡慕。往常很少和兴旺搭言的女人，如今都变得热情随和起来了，迟早在村道上遇见了，没话说也要找句话儿拉扯上几句。猫女的嘴甜那是出了名的，迟早见了面，总是兴旺哥长兴旺哥短，问吃问喝。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之间的话慢慢就多起来了，兴旺有时也来狗丢家串串门子。这男人家最经不起的就是女人意外的亲切，三句热切话儿，铁血心肠也难免要融化三分。兴旺开始对猫女有心了，半年多来，兴旺时不时地捎点女人用的小玩意儿给猫女，今天是条花手帕，明天是个小头花，后天又是一瓶洗发香波之类。起初，猫女还说要付钱，以后便安然受之了。

“大妹子，你要的东西我给你买来了。”说着兴旺从怀里掏出一件深红色的女式羊毛衫。

“啊，这衣裳真漂亮！兴旺哥，多少钱？”猫女一边问价钱，一边接过羊毛衫，便在身上等起长短肥瘦来了。

“不贵，只有六十多块钱。”

“六十块你还说不贵！兴旺哥呀，我可买不起这么好的衣裳。”她顺手便把那件羊毛衫塞回兴旺的怀里。

“别怕呀，这是哥送给我大妹子的，不要钱，不要钱！”兴旺又把羊毛衫塞到猫女手中。就在这拉拉扯扯中，兴旺的手已经轻轻地按在猫女那双丰满硕大充满诱惑力的奶头上了。

“试一试吧，不合身还可以调换，我已经和那个售货员讲好了。”

“我也想试一试。”猫女动手解开了自己衣服的纽扣，“天怪凉的，兴旺哥，你把房子门给咱关严了。”

“把门关严了”，这是女人给男人再明白不过的暗示了。兴旺三步并作两步，急速地将房子门牢牢地关上。猫女的外衣还没有

脱下来，兴旺就像饿虎扑食一样地扑了上去，一伸手便解开了猫女的裤腰带。就在狗丢刚才暖得热乎了的被窝里，两个人便“亲哥哥”、“亲妹妹”的呻唤起来了。



被猫女赶出门的贾狗丢，成了个名副其实的丧家犬，一个人垂头丧气地在村道里转悠来转悠去。他先转悠到小学老师家门口，李老师曾经很喜欢他，如今老师正病在家，他想去看看老师。推门的手已经伸出去又缩了回来。昔日的同班同学，如今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当了工人，即就是在农村打牛后半截子的，也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谁像自己，只比叫花子强一席篾。平日在村道地头见了老师，他都远远地躲开了，咋有脸面到老师家里去！

狗丢从老师家门口退回到村道上，茫然若失。忽然眼前出现了一座白净得让人耀眼的砌着白瓷片的高大门楼。他知道这是村长赵百利家。他的双腿已经转悠得又酸又困，实在想进去歇上一会儿。然而他刚刚往前走了两步就犹豫地停下来了。如今的赵百利，已不是当年的小利子了。当娃娃的时候，他和小利子光屁股在塘土窝里打滚儿，比赛谁滚得快。结果变成了土娃娃，鼻子耳朵连屁股眼里都是土，活像土地庙里站在土地爷身旁用泥巴塑成的书童。他妈是个干净人，最见不得孩子玩土。她撕着狗丢的耳朵把他拉回家，塞到半截子瓦缸里，一边洗一边处骂。狗丢从小就是个白豆皮，还偷着笑呢。还有一次，他和小利子爬到半崖上去摘酸枣，酸枣刺划破了小利子的手，疼得哇哇地直哭。他捏了些黄土面撒在小利子流血的地方。一边撒土面，一边念叨着：“面面土贴膏药，不到后晌就好了！”

淘气中他们一天天长大了，两个人一块上小学，上中学。初中毕业后，两个人又一起报名参军，狗丢却因母亲的历史污点在政治审查中被县武装部淘汰了。五年以后，小利子从部队休假回十字沟结婚，狗丢像给自己娶媳妇一样，粉新房，砌新炕，漆门窗，在小利子家熬了三个通宵。新娘子进门的前一天夜里，这两个玩尿泥的好朋友睡在新砌的炕上，回忆着淘气而又有趣的童年，规划着鼓舞人心的未来。说到高兴处，两个人在被窝里任你拍我打起来。那种亲切，即使是同胞兄弟也望尘莫及；那种豪爽义气，只有《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可以相比。

一年以后，小利子复员了，不久当上了村党支部委员，半年之后在年轻化、知识化的浪潮中，他又当上了村长，利用村长的权力，又承包了村里的砖厂。起先，狗丢有事没事就到小利子家里或砖厂去坐一坐，喝口茶，吸支烟，碰上吃饭时间，狗丢也就毫不客气地端起碗来。遇着有酒的日子，兄弟俩还要对饮几盅儿。地在转，人在变，小利子腰包的票子越来越多，来往的人越来越多，大都是沟里沟外一些有头有脸的人，门槛也就高起来了。

记得那是去年冬天，狗丢在家里被猫女骂了一顿，心里憋得慌，便找小利子去诉委屈。狗丢还像往常一样，不敲门不打招呼，照直就推门进去了。好家伙，当厅圆桌四周坐了一大圈，乡政府的干部、信用社的头头，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人。狗丢心头一乐，今天好口福，不等主人礼让，便照直向桌前走去。他还在翻老皇历，单等小利子喊他媳妇：“织秀，狗丢兄弟来了，再拿双筷子！”谁料他的百利哥却冷冷地冒出了另一句话：

“你有啥事？回头再说吧！”

一瓢凉水架脑门子泼下来，狗丢从头发梢冰到了脚后跟！往前走不是，往后退也不是。织秀端着一盘菜从客厅通往厨房的门

中走进来，看见狗丢像半截木桩子一样栽在那里，便急忙招呼：“狗丢兄弟，快坐下呀！”这时他才从呆痴中清醒过来。

“没啥事，没啥事。你们忙吧！”



狗丢至今也回忆不起他那天是怎样退出了小利子家的红漆大门。西北风像脱了缰的马在村道上狂奔，被冻干了的草枝叶，从坑坑洼洼的村道上旋起，又从被摇得咯咯作响的树梢上猛扑下来，然后又在村道上墙角里打起旋旋。狗丢像丢了魂似的从东沟游到西沟，从南沟飘到北沟……不知什么时候，他又转到了自家门口。恰好猫女开门出来，看见狗丢那副丢魂落魄呆痴木然的样子，心头的无名火又上来了。

“看你咧熊样子，开襟亮怀蹶头缩脑的，叫花子也比你强！”

猫女恶狠狠地斥骂，狗丢半句也没有听进耳朵去，依然直愣愣地瞪着一双失神的眼睛。他只觉得自己的四肢躯干都在收缩，好像快要缩到地缝里去了。

今天，他又转悠到小利子家门口。不，而今十字沟的老少爷们儿，没人再敢直呼“小利子”了，代之是赵百利村长或赵厂长。小利子长年披在身上、提在手里的草绿色旧军装，早已变成了上千块钱一件的棕红色真皮夹克，出出进进手里捏着一台“大哥大”。别说村里的年轻人，即便是上了年岁的长辈们，见了赵村长也要让开道，侧着身子装出笑脸打招呼。如果领着孙子孙女，那就躬下身子拍着孩子的头：“快叫，快叫百利叔！”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权力和金钱就这样铸造着一个人的尊严。当一个尊严的身躯被托起之时，成千成万人的尊严也就被荡涤无存了。

狗丢那沉重的双脚又朝赵村长那白色瓷片砌成的高大门楼跨进了一步，似乎有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门缝里窜出来，他猛不丁地打了个寒颤，往日的屈辱顿时涌上心头，双脚不由自主地又退了回来。狗丢慢慢地抬起头来，仔细地端详着横在他面前的这座高大的门楼。一副朱红色的大门上，镶嵌着一对面目狰狞的狮子。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利爪，筋骨棱铮，即使是刀削斧劈也难以奈何的华山石，这兽中之王一怒之下，伸出利爪，也可以锯出五道深沟。再看看那尖利爪子下的圆绣球，似乎还在骨碌碌地转。狗丢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伸出本来插在袖筒里的双手，用力地从前额发际向下一抹，刚才还沉如铅注的双腿，一下子变得轻松了。

半年多没有过来了，这间大厅又变了，一套深棕色的真皮沙发前，摆着一架雕花的仿古茶几。对着沙发是一张新买的方桌，赵村长正和三个朋友在玩麻将牌。狗丢走进来，似乎谁也没有发现他，四个人依然把目光聚集在“四堵墙”的中央。

“百利哥……”狗丢笑嘻嘻地向赵村长打招呼。可赵百利连头也没抬一下，只是从喉管深处发出了一个低沉的“嗯”字。狗丢转到赵百利村长的背后，躬下他那一米七五的身躯，把脖子伸得像鹅颈，从村长耳朵轮的上缝里，双目刺向村长面前红红绿绿的十三张麻将牌。赵村长停牌了，和的是么四七条。狗丢巴结赵村长心切，竟脱口而出叫了一声：“捉！”狗丢的话音还没落，下家揭起一张牌，重重地往桌面上一拍：“炸弹！”赵村长哗啦把牌一推，没好气地给了狗丢一句：

“把你那头挪远点儿，满嘴的臭气！”

“是我嘴臭，是我嘴臭。”说着狗丢急忙向后退了半步。狗丢被这一棍子敲得清醒了，这里本没有他说话的余地。



赌局在继续，狗丢像个保镖，不远不近地站在赵村长的身后。两个多小时以后，坐在赵村长上手的电总管王社教再也掏不出钱了，这一局只好收场了。赵百利于是把胸前桌面上的一堆钞票往衣袋里一塞，双手向后上方举起，直直地伸了一下感到酸困的腰肢。赵百利这几年不仅发了财，也发了福。一百五十多斤的块头，再加上用力的伸展，把屁股底下椅子靠背挤得“咯咯”响。眼明手快的狗丢麻利地伸出双手，把椅背牢牢地扶住，免得把村长翻了下去。

赵百利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把手一扬，说道：“别忙着走，再喝一杯茶嘛。”王社教笑嘻嘻地向沙发走去。对他说来，输个千儿八百算不了什么，况且他今天就是专门给村长送钱来了，输了他才高兴。你算一算，电业局规定每度电三四毛钱，他却每度电收村民八毛。近千口人的十字沟，照明、磨面、粉草料，每月少说也得用成万度电，他从空里便赚了四五千元。这是明账。王社教他不敢独吞，便以各种方式给赵百利分一部分。

“咱们村长真是技高一筹呀，我服了。想赢村长那是下辈子的的事了！”王社教边落座边说。

“我百利哥神了，想要啥牌，一伸手就到。”狗丢不失时机地补充道。他本想引起赵村长对自己的注意，没想到赵百利连看他一眼也没有看，仿佛这里就没有他这个人。

赵百利从衣兜里掏出红塔山香烟，给在座的每人递了一支，自己也点着了一支。这时才又抽出一支摔给了狗丢。狗丢受宠若惊，慌忙中手足无措，烟卷飞到桌子底下去了。狗丢呀，这会儿真的变成了一条狗，双手趴地，双膝跪下，瘦长的腰胯，又脏又乱的一头长发，从不足八十公分高的桌子下面，钻进去，又爬出来，为的是捡回赵村长摔来的一支烟。